



短篇小说卷

DUANPIANXIAOSHUOJUAN



新中国

60年

辽宁文学精品大系

XINZHONGGUO60NIANLIAONINGWENXUEJINGPINDA XI

辽宁省作家协会◎编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册。辽宁作家有着堪称丰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学资源，是当代中国生活与创作的新的根基。对辽宁文学流脉的基本判断，是我们今天研究、总结辽宁当代文学的起点。六十年来辽宁文学的创作实绩，无论是从现代文学创作的年轻一代作家，他们的创作中一直流淌着老一代作家的创作也这样如此。新时期三十年的辽宁文学创作中，老一代作家老树新花，以饱经沧桑的大笔书写黑土地的沧桑流变；年轻一代作家既吸收老的多多样性上多有尝试。但不论是文坛耆宿还是年轻一代作家，他们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流淌出来的关东气息，是黑土地给自己儿女的无私馈赠。六十年的宝贵传统的继承。以贴近时代与人民的现实主义为根基，并不断加以发展和充实。这一点在辽宁老中青三代作家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强烈的社会

我们精心编选了这套文学大系作为向新中国六十年华诞的献礼之作，同时也是对我省六十年来文学创作的全面回顾和总结。辽宁文学六十年来各个主要文学门类的创作，对于编者，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我们以每卷四十万字左右的有限篇幅来描绘和总结辽宁文学六十年来各个主要文学门类的创作，对于编者，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我们以每卷四十万字左右的有限篇幅来描绘和总结辽宁文学六十年来各个主要文学门类的创作，对于编者，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

入选大系的作品为作者在辽宁工作生活期间的创作成果。为体现作者的代表性，入选作品一般不超过三篇（部）。大系各卷所选入的一千两百位作家的近千篇（部）作品，总体上代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辽宁的创作实绩。六十年来我省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以长篇居多，本书只能以节选的方式选入。翻译文学卷也存在同类问题，他们在某些门类的优秀作品可能没有尽数收入，不能不说是遗珠之憾。由于时间仓促，加之遴选者水平所限，六十年来中的优秀作家、作品难免有遗漏，在文学的百花园里为当代乃至后来的读者所关注。辽宁作家在过去的六十年里辛勤耕作，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展望未来，辽宁文学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六十年为一甲子。甲子之年回顾辽宁文学走过的历程，总结六十年辽宁作家的创作成就，别有意义。辽宁地杰人灵，历史也有着堪称丰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学资源。仅从现代文学史看：当年影响卓著的东北作家群，其重要成员大多是从这里起步跋涉，走向全国与世界的。他们对生活与创作的新的根基。对辽宁文学流脉的基本判断，是我们今天研究、总结辽宁当代文学的起点。六十年来辽宁文学的创作实绩，无论是从现代文学创作的年轻一代作家，他们的创作中一直流淌着老一代作家的创作也这样如此。新时期三十年的辽宁文学创作中，老一代作家老树新花，以饱经沧桑的大笔书写黑土地的沧桑流变；年轻一代作家既吸收老的多多样性上多有尝试。但不论是文坛耆宿还是年轻一代作家，他们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流淌出来的关东气息，是黑土地给自己儿女的无私馈赠。六十年的宝贵传统的继承。以贴近时代与人民的现实主义为根基，并不断加以发展和充实。这一点在辽宁老中青三代作家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强烈的社会



短篇小说卷

DUANPIANXIAOSHUOJUAN



新中国

60年

辽宁文学精品大系

XINZHONGGUO60NIANLIAONINGWENXUEJINGPINDAXI

辽宁省作家协会◎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中国 60 年辽宁文学精品大系. 短篇小说卷 / 辽宁省作家协会编.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205-06715-1

I. ①新… II. ①辽…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辽宁省—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8.31 ②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232383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辽宁彩色图文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56mm × 227mm

印 张: 31

插 页: 1

字 数: 435 千字

出版时间: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 赫

封面设计: 丁末末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刘 锋

书 号: ISBN 978-7-205-06715-1

定 价: 568.00 元 (全九卷)

新中国 60 年辽宁文学精品大系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充闾 刘兆林

副主任 朱庆昌 邵永胜 崔铁民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充闾 古 耜 朱庆昌

刘兆林 李松涛 邵永胜

林建法 孟繁华 贺绍俊

高海涛 崔铁民

顾 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 铁 马秋芬 王中才

王本道 王占君 王向峰

王秀杰 中 夙 邓 刚

刘元举 孙春平 孙惠芬

牟心海 李宏林 杨大群

吴佳铭 余献朝 阿 红

陈巨昌 金 河 胡小胡

晓 凡 高 深 彭定安

谢友鄞 韶 华

短篇小说卷

主 编 孟繁华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春荣 张 颖 孟繁华

周景雷 胡玉伟

前言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

六十年为一甲子。甲子之年回顾辽宁文学走过的历程，总结六十年辽宁作家的创作成就，别有意义。

辽宁地灵人杰，历史悠久。在辽宁这片面对大海的黑土地上，不仅有着一片旷远的开发、征战和现代大工业建设，也有着堪称丰厚的文化传统和文学资源。仅从现代文学史看，当年影响卓著的东北作家群，其重要成员大多是从这里起步跋涉，走向全国与世界的。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着东北解放的进程，一批从延安来的优秀文艺家，又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生活与创作的新的根基。

对辽宁文学流脉的基本判断，是我们今天研究、总结辽宁当代文学的起点。六十年来辽宁文学的创作实绩，无论是从现代文学一路走来的出身于东北作家群、出身于延安的老一代作家，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投身文学创作的年轻一代作家，他们的创作中一直流淌着辽宁文学的传统血脉，关注现实，文风雄浑、质朴，散发着鲜明、浓郁的关东风情，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一道特色鲜明的风景。中国当代作家创作数量丰硕的时期出现在新时期三十年。辽宁作家的创作也同样如此。新时期三十年的辽宁文学创作中，老一代作家老树新花，以饱经沧桑的大笔书写黑土地的沧桑流变；年轻一代作家既吸收老一辈作家的优秀传统，在深度关注现实的同时，也积极借鉴国内外现代创作手法，在文体的多样性上多有尝试。但不论是文坛耆宿，还是年轻一代作家，他们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流淌出来的关东气息，是黑土地给自己儿女的无私馈赠。

六十年回首，辽宁作家的创作在总体上呈现出的最鲜明的特色是对东北作家群和延安革命文学的宝贵传统的继承。以贴近时代与人民的现实主义为根基，并不断加以发展和充实。这一点在辽宁老、中、青三代作家身上都有明显的体现。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面向时代的自觉，使读者从辽宁作家的作品中能够感受到新中国前进的脚步和这一方土地变革生活的气息。当代生活一直是辽宁作家关注的中心。敏于感应时代，勇于揭示社会生活

的深层面，表现人的心灵悸动，是辽宁文学六十年来主色调和基本特质，成为表现时代、鼓舞人民的瑰丽篇章。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精心编选了这套文学大系作为向新中国六十华诞的献礼之作，同时也是对我省六十年文学创作的一次集中梳理。大系分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新诗、诗词、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文学评论、翻译文学九卷，力图全方位地展示辽宁文学六十年来辉煌成就。

以每卷四十万字左右的有限篇幅来描绘和总结辽宁文学六十年各个主要文学门类的创作，对于编者，不是一件易事。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力求体现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现实标准和文学史标准的统一，兼顾作者的代表性，尤其注重作品在文坛和读者中产生的影响。入选大系的作品为作者在辽宁工作生活期间的创作成果。为体现作者的代表性，如无特殊原因，同一作者在同一卷的入选作品一般不超过一篇；同一作者在全书系中的入选作品一般不超过三篇（部）。大系各卷所选入的一千两百余位作家的近三千篇（部）作品，总体上代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辽宁的创作水平，同时也标示了全国文学的思潮流变和不平凡的发展。从收入作品的数量上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作品占多数，这一方面说明新时期三十年以来，我省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喷薄期，广大作家解放思想、摆脱旧有创作思想的束缚，创作出一大批富有时代感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时间对文学作品的自然淘汰功能。

长篇小说由于篇幅所限，本次只能以存目的方式收入。近年我省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以长篇居多，本书只能以节选的方式选入。翻译文学卷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一些优秀作家在不同创作领域均有建树，为尽量让更多作家有展示自己作品的机会，他们在某些门类的优秀作品可能没有尽数收入，不能不说是遗珠之憾。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选者水平所限，六十年中的优秀作家、作品难免有所遗漏。好在真正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是不会被时间湮没的，大浪淘沙，他们的作品仍会珠光闪耀，在文学的百花园里为当代乃至后来的读者所关注。

辽宁作家在过去的六十年里辛勤耕作，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展望未来，辽宁作家一定会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记录人民的心声，成为辽宁时代发展的有力见证。

2009年10月

目录

前 言	(001)
-----------	-------

初春的早晨	师田手 (001)
一个女报务员的日记	汤 凡 (028)
一条裤子	崔 璇 (040)
我的师傅	温俊权 (053)
并蒂莲	胡清和 (061)
三人下棋	李惠文 (074)
“不称心”的姐夫	关庚寅 (081)
上访者	熙 高 (096)
大车店一夜	金 河 (106)
普通老百姓	迟松年 (124)
路障	达 理 (143)
三角梅	王中才 (164)
干草	宋学武 (178)
焦大轮子	于德才 (193)
界河上的恩哈马发	宫魁斌 (217)
蓝天呼唤	邵默夏 (234)
夫妻粉	庞泽云 (249)
坐着的和站着的	陈 珏 (263)
马嘶·秋诉	谢友鄣 (272)
灵魂的自白	韶 华 (286)
将军会	李占恒 (299)
乡长	林和平 (310)

目录

旅途三遇	林正义 (327)
等待冬季	王多圣 (340)
焚书	刘嘉陵 (350)
魔鬼超市	白小易 (365)
老头老太太之歌	皮皮 (374)
收获	周建新 (388)
幸福的火车	李 铭 (400)
巴甘的蝴蝶	鲍尔吉·原野 (416)
国际哥	津子围 (423)
中风	女 真 (439)
美丽鞋匠铺	张鲁镭 (453)
1927 年的列巴	白天光 (470)
编后记	(485)

初春的早晨

师田手

师田手（1911—1995），原名田质成，吉林省扶余县人。1933年加入“左联”，并在北京大学读书。1938年到延安，先后在中组部训练班、延安文协、三五九旅文工队任职。1945年到东北工作。1953年调东北作协（辽宁省作协前身），曾任副主席。生前为中国作协会员，辽宁省作协顾问。20世纪2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燃烧》、《活跃在前列》及诗歌集、评论集多部。

平原上的乡村，早晨的太阳特别红，从那辽远的地平线，射出温柔的光芒。初春的残雪闪耀着米黄色的微光，辽阔的土地散发着湿润的潮气，空气里含蕴着格外引人的芬芳的气息。牛群在地垄里啃着谷根，送粪的大车在田野间来往。狗不咬，鸡也不叫，榆树和白杨树细枝在微风中摇摆。几只喜鹊飞上飞下，成群的家雀快乐地吱吱乱叫。晴朗的天空，初升的太阳的周围，紫葡萄色的云彩在变幻。

江湾村坐落在松花江一个漫长的江湾里。东边是几个土墙大院套，中间是柳条或秫秸扎成的小院落，西边是一些散散落落的泥房子，门前也多用秫秸扎起来，显得有些冷落了。家家户户的门前门后和院里院外都是堆得高高的柴草垛，从西到东，柴草垛和草房顶错错杂杂的，烟囱里都冒着白色的炊烟。一条平坦的大路在村前伸展开来，大路的半截腰，靠一个大院套的门前，是一座井房子，有人在饮马。一只黄狗嗅着地皮，好似思索着什么，边嗅边往前走；一只大芦花公鸡带领一群母鸡，在路边上一片空地里，默默地寻找着食物。姚玉皎一手提着粪筐子，一手拿着铁锹，已经拾了满筐的马粪和猪粪，仰着脸，高高兴兴地从村外走回来。一辆送粪铁车从她身边走过，又一辆胶皮车从这大路的远处走来。赶胶皮车的人正甩起大鞭，骡马走得更快了。从那高大的个子和头上戴的黑狗皮毡帽，她马上认出来那就是她的未婚夫刘春。他是她日夜想念着的人。他那微黑发光的喜悦的面孔，黑黑的溜圆的大眼睛，高高的鼻梁和鼻尖，微笑着的嘴唇，总是她时常想念起来的。她望着他从老远来了，有些不好意思，想找个小路溜走，又不愿意。于是，就假装去拣粪，把粪筐放下，弯着腰用粪锹在地上抢着，她两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垂在身前。胶皮车赶过来了，刘春高声吆喝着骡马。同刘春单独相遇，是不太多的，所以她十分紧张，心都在嘣嘣地跳了。她偷偷地溜了刘春一眼，刘春正笑着瞅她，一嘴可爱的洁白牙齿闪露出来。胶皮车走得慢了，到了她身边，外套的小黑骡子几乎碰了她，她一闪腰身闪过去了。刘春用鞭梢一点小黑骡子，叫了声“吁”，车便站住了。他抱歉似的责骂着牲畜：

“瞎了眼睛，真混！”骂着，他便微笑地迎着姚玉皎，问：“你们妇女真积极啦，起得这么早！”

姚玉皎只肯定地微笑一下，算作回答了。她扬起一双细长的眉毛，清秀的眼睛闪露出和蔼的光亮，羞怯怯的，用右手指摸着自己细小的鼻尖，好似等待什么，左手扶着锹把，望着刘春，晃动着腰身。刘春摸不到底细了，一时找不出话来说，仓促之间便随口又问道：

“你们积了多少粪呀？”

“能拉十大车吧!”

“你们好能干呀!”

“这说得上什么能干不能干的，妇女也有妇女的劲头呗!”

刘春愣住了，觉得自己说话口音里有不尊重妇女的语气，姚玉皎像有些不悦的情绪，弄得迟迟疑疑，不知再说什么好了。姚玉皎见他皱皱起眉头，低垂着眼睛看地皮，十分窘促的样子，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直率了，有些冲人，不好；便轻声地先问道：

“你们土粪得几天送完呀?”

刘春马上又活泼起来，笑着大声回答：

“顶多十天。”

“那好，你快赶车走吧，别人看见又该取笑了。他们老闹，怪不好意思的。”

刘春立刻转过身去，拉住了里套枣红马，说声“驾”，车便转动了。他高兴地回头看望姚玉皎，姚玉皎还站在那里扭搭着。他立刻似乎想起了什么，又一声“吁”，让车站住了。他很严肃而又困惑地走向姚玉皎，用期待的眼光望着她，一个字一个字很迟笨地问道：

“咱们的事怎办？可以找时间唠唠吗？”

“可以。”

“什么时候呢？”

“你送完粪。”

“那好!”

刘春高兴得蹦着回身跑到车跟前，大鞭甩得在空中发出一阵快乐的哨音；车奔跑起来了，他几次回头望姚玉皎，见姚玉皎抿嘴笑着看他，后来，他走远了，她才去提粪筐子，又站了一会儿，姗姗地走了。

姚玉皎一边走，仍然抿嘴笑着，她内心所急切等待的事，这回可交换了意见。可见刘春同她想着同样的心事。她真高兴！从一条小路走出很远，她把一筐粪倒在她们妇女积肥的粪堆上，心还蹦蹦地跳，想着刘春。倒完，顺着小路，她一阵风似的急急走向江边去。这是她拣粪的区域，从大路的

东头一直到江边。她一边走一边拣粪，到江边已经拣了有半小筐了。她伫立在土崖上，望着下边冻结的乳白又发绿的江水。今年有些春早，江面上的积雪已经完全融化。江上吹来轻柔的凉风。她满怀快乐的心情眺望这将要开化的大江。这是她同刘春第一次交谈的地方，就在那两棵大榆树的树荫下。他们美满幸福的愿望真的达到了，他们不久就可以结婚，她乐得闪动着晶莹的眼睛。但是，也是在这两棵大榆树的树荫下，她同刘春曾经进行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过程是那么曲折，又那么痛苦；终于她胜利了，刘春觉悟了，他们因此更好起来，今天，想到这些又是多么甜蜜啊！她晶莹的眼光里又闪烁出甘甜的笑意。

二

从土地改革的时候起，姚玉皎同刘春就要好了。那时，姚玉皎才十四岁，跟他哥哥姚玉柱和刘春这些积极分子跑东跑西，混熟了，刘春对待她极好，又和蔼又体贴，她就喜欢了刘春。特别是刘春当长工那家大地主赵大财主家，隐藏了许多东西，死不往外拿；刘春带头给揭发了，从松花江对面一片坟圈子里几座老坟中挖掘出来。人们都赞扬刘春，姚玉皎跟了刘春拉东西的大车去看热闹，小心眼儿里更喜欢刘春了。后来分完土地，她哥哥姚玉柱领头来组织互助组，刘春和他父亲刘兴国首先带头参加了，刘春更常常在姚玉皎家出出进进，人是满没说的，爽快和气，劳动又下力，他们感情更密切了。互助组先是季节组，没两年，就变成常年组了。姚玉皎长大了，也参加耨地了，耨不好，找刘春带。这时，她觉得她对刘春的感情不那么天真了，有了新的东西，刘春好似也有些不同了，他俩一单独相见，偶然相互望一下，都会倏地脸红起来。她心里放不下刘春，刘春心里也放不下她，心情是相通的，嘴里却不好说。有时两个人三天五天见不到面，都像缺少些什么，站不稳坐不安的；见了就特别快乐，跟谁都有说有笑了，她嫂子杨淑贤都看出来。是1952年初夏的一个傍晚，耨完地回家，刘春故意落在互助组其他人的后边，她也放慢了脚步，两个人存了共

同的心事，不约而同地一块站住了。面对着松花江，凉爽的江风刮过来；江里带了黄色细沙的波浪，不断向前流转。在两棵大榆树的树荫下，两个人心绪万端时，却谁也不敢看谁，都抿着嘴在笑。站了半天，还是刘春闪动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忍不住冒失地问道：

“咱俩能成吗？”

“什么？”

“咱俩呗！”

“你找我哥哥问问我爸爸吧，我可不好开口。”

“你哥哥？”

“爸爸听哥哥的话。”

说到这里，他们就一同走开了。刘春忘了一天的疲劳，走得特别快。姚玉皎清秀的眼睛射出异常快乐的光辉，小跑着，才没叫刘春拉下。回到家里她一心等待着，也猜不透事情顺不顺，心总是七上八下的。但是，刘春总觉得自己不好开口，回去就同他爹爹刘兴国谈了。刘兴国是个没主意的人，摸摸下巴上的黑胡子，说：

“能成呀？玉皎她爹姚方那人性情可倔，说话又不让人，你们自己这么扯，他会干呀？能成恐怕也不成啦！”

“不是讲自愿吗？成不成，爹去探听探听吧！”

刘兴国跟姚玉柱谈了，姚玉柱没说什么，回去又跟他老婆杨淑贤谈了。杨淑贤张大一双黑黑的明亮的眼睛，弯曲的细眉略略动了动，说：

“幼铃他爹，你可精明了，她姑姑的小心眼，你看不出来呀？”

“哎，怎么看不出来，是块死木头疙瘩也会看出来的！”姚玉柱说得很得意的样子，但对事情能否解决却没把握，又说：“可是，爹能成吗？”

“爹呀，爹自从有了《婚姻法》，可开通啦，常常叨咕，儿女亲事自己管倒也好，如心如意，省了整不好埋怨老人！妈可不成，妈常常顶爹，说叫姑娘去自己找汉子，可要丢死人！”

姚玉柱找他爹谈了。姚方想了想没说别的，只是问：

“他们俩都愿意吗？”

“他们自己谈过了，都愿意。”

姚方笑了，白胡子都显得特别亮起来。他对他儿子是十分信任的。姚玉柱在互助组里不但工作干得人人佩服，下地干活比过去租种地主的地更下力了，他真是没二话好说。他是倔强、爽快而有主张的，一点也不糊涂。同他儿子一样，眼睛里放射出锐敏的光辉，直长的鼻子又是那么庄严，只是他显得苍老了罢了。对于姑娘，好似他苍老的心里一朵鲜花一般更溺爱。为了慎重，他把姚玉皎叫来；他儿媳杨淑贤也一起跟来了。他十分正经地问道：

“玉皎，你同刘春的事，你真心愿意吗？”

姚玉皎先不知道是问这件事，羞得脸立刻绯红起来，扭身要跑，她嫂子把她拉住，她低了头不知说什么好。她嫂子悄悄说：

“爹同意啦，你快答应吧！”

她心蹦蹦地跳，又乱，但她却勇敢地低声说道：

“嗯哪！”

姚方乐得白胡子都好似在笑了。他早知道刘春，这几年也更喜欢刘春了，他就坚定地看定女儿，说道：

“可就这么定了！”

姚玉皎用感谢而又十分肯定的眼光向她爹看了看，却又觉得不好意思，羞得抽身跑出去了，姚方乐得笑出声来。可是，他老伴姚老奶奶坐在炕里，却忍不住抱怨地说：

“还乐呢，你可真老糊涂啦！”

“你才老糊涂啦呢！”

从此，姚玉皎和刘春的婚事算说定了，他们劳动得更积极，互助组的人们又赞许他们，又羡慕他们，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常常还跟他们逗两句笑话。可是，一次耨地时一些姑娘媳妇们闹得太厉害了，刘春只好张大嘴哧哧地干笑。姚玉皎心里虽然也感到窘，却正经地竖起细长的眉毛，瞪着秀丽的眼睛，庄重地说道：

“看你们，老是封建的老一套，也没个正经的，可怎么好哇！”

互助组里刘占山家的姑娘翠云是个快嘴，扯了嗓子蹦着喊：

“哟，玉皎不封建哟，找个好女婿！”

姚玉皎笑着奔过去，按住刘翠云抓痒痒，刘翠云格格地笑得直打转，一边告饶说：

“我再不啦，玉皎姐，放手吧！”

“你再说，我可就撕你嘴啦！”

“是，是……”

姚玉皎放开刘翠云，刘翠云个子小，像个家雀似的，扑楞一下跑开了，拍着手像又要说什么；姚玉皎却严肃的，又带了温和的笑意，先开口了：

“咱们妇女，就在这上有兴趣，多不好，不怕人家笑话！我看该收起来啦，有这精神，放在生产和工作上，该多好！”

刘翠云吐吐舌头，要说的话不说了。姚玉柱却接过去说：

“我看也是！”

这时，刘春转了转黑大的眼睛，也找到话说了：

“这帮妇女，可真有意思！”

三

刘春跟姚玉皎订婚之后，他就急切盼望着结婚。他同他父亲刘兴国那样冷落的单身生活，也的确够受的了。自己做饭，缝缝补补得求别人。他爹人老实，经常守在家里，跟谁都很少走动。他年轻，喜爱活动，每天劳动过后，同青年们谈谈识字学习，帮别人家干些零活，或者找姚玉柱谈谈互助组里的生产情况，时间就这么度过去了；自从同姚玉皎讲定了婚事，她家倒反不好意思去了。他觉得这样下去，家不像家，和他爹孤零零的两个单身汉，多么没劲气啊！他急切地想同姚玉皎成婚是有理由的。但是，娶个媳妇可不简单啊！今天新式结婚，用不着彩礼吹打和请客吃饭，那么姚玉皎的新衣服得做吧？新被新褥子得买吧？新鞋新袜子，毛衣也得有，钢笔本子，胭脂粉，应用的箱子小柜，炕上地上，总得像个样子呀！看到

刘占山家，儿子是个念书的学生，娶媳妇花了七石多粮，比也没法比哩！想到这些他就十分生气，土地改革都翻了身，可是，刘占山身翻得可太不同了。他家有四匹马，互助组里谁能不欠他的工？就是这样，他还吹着几根黄胡须，总吵嚷他的马工吃了亏。他一匹马工差不多要换一个半人工，可是，他自己庄稼活不好，跟别人换人工，却一定要一个换一个，别的劲可足，谁能别过他呢？他原有的土地又好，出产多；听说还偷偷开个后门，跟区镇小商小贩有些来往，贪图副业和余粮多卖些钱。手头存钱存粮数着他足了，四匹马已经变成了三匹，但是，天天还是喊穷，这样吃亏，那样不如意，牢牢骚骚不离嘴，仿佛人人都欠他多少似的！而姚玉柱呢？人是正派，老实，可信，从打互助组，自己没占过尖，没取过巧，事事公正。但是，他对刘占山却一味退让、将就，吃点小亏不计较，总是说服呀，争取呀，团结呀，没个完！姚家人多，劳动力强，他爸爸姚方又是种地能手，经验多，办法多，工分拿得多；可是，一些小门小户怎么成呢？团结了半天，让刘占山不知“团结”了多少便宜去，闹了一溜遭，大家多多少少都给他赶了犊了！为了维护集体，这些事平常自己不吱声。眼下呢？自己有了困难谁知道呢？是的，几年来互助组维持着，地种上了，铲趟不误，自己家分的半匹马也换成了小黑骡子了，也有起色。可是，凭自己年轻力壮，爹也是下苦力的人，少被刘占山这种人绕腾些，不是会更好了吗？何必今天受这样的困难！吃的不过刚刚供嘴，娶媳妇办喜事，谈何容易！越想气越盛，翻腾的事情越多，他猛然想起组里干活最差的张力来了，有点钱的好绕腾人，穷得过不下去的又磨蹭，耍猾，那么，谁老实，谁下力，谁就吃亏！刘春想到一次为张力家铲地，见张力下锄土刚没锄板，干得还赶不上个妇女，这样没三天草又长出来，实在看不入眼，好意对他说：

“张力，你的锄头入土深些好不好？你看你那样跟没铲差不多嘛！”

“你管我呢！你是组长？”

“这是给你家铲地呀！”

“我愿意！”

“对，咱管不着！”

当时，刘春气得紧眨眨眼睛，只好又闷着自己干自己的，再不理睬张力了。现在想起来，这种人，干活不下力，又驴性，可怎么活哩！过去，闹过去就算了，今天，想到这些，刘春实在忍受不了，他有多少汗水都为这些人填了馅，真不值得！凭他刘春，全村数一数二的姑娘姚玉皎都一心一意嫁给他，人中也算个尖，怎么受这些窝囊废的气，娶个亲也不能办得如心如意！原先，担心事情说不妥，眼下说妥了又不能马上娶亲，这么个寒伧劲儿，怎么好开口呢？他想姚玉皎是个要强的人，喜事办不好，她能顺心吗？就是姚玉皎不在乎，自己对她这份心事怎么表达呢？自己日夜想念的人，不弄得两个人都如心如意，红红火火，这一辈子也憋屈，真是对不起她的一份心呀！心里十分郁闷，口头对谁却不说。

挂锄间互助组派刘春赶了胶皮车到长春去拉脚，在五棵树一区镇的大车店里遇上了过去的常碰见的一个车老板孙喜财。当时他给老大财主家赶车，孙喜财只给常家村的一家大富户赶车。两个人混得很熟，啥心里话都说，这回谈得更心盛。孙喜财还请他喝两壶酒，边喝边谈，醉醺醺的，孙喜财就谈不完了。谈他近二三年来赶车拉脚；有了一匹壮马，又跟别人伙买一辆胶皮车，可有进项，只是共同搭伙的两家人，好算小账，心不齐，常闹别扭。又说土改后他也参加过互助组，他劳动好，一些奸头懒蛋沾尖取巧，他总是吃亏，就不干了。后来赶车拉脚，这两年可走了些红运，孙喜财四十多岁的人了，满脸黑胡茬子，酒力催着，眼睛里闪烁着红丝丝的光亮，用十分怀疑的神情望着刘春，问：

“你们互助组里乱套的事也有不少吧？你干得还顺心吗？”

问话真像一根刺，直刺入刘春的心。他把眼睛低垂下去了。几杯酒弄得他脸也发热，只觉得迷迷糊糊，半天答不出话来。孙喜财却又说道：

“互助组这些东西，好是好，维持大家都能种上地，若想公平可不易，我算吃透了！”

“话是这么说，不干互助组，穷人也为难呀，地种不上可是大事！”

“我可就不干啦，地交给别人种，也没啥，拉脚多痛快！”

“你是你呀！”